

吐蕃向西域的开拓

田 峰

(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新疆伊宁 835000)

摘 要 吐蕃统一青藏高原后,积极地向东和向北开拓自己的疆域,在北方主要是与唐王朝对西域的博弈。安史之乱后,吐蕃在西域的角逐中完全占据了上风,并且切断了唐朝与西域的交通线。公元 791 年后,西域东南部完全被吐蕃统治,长达近百年之久。为了在西域的争夺中占据主动权和统治这一地区,吐蕃在西域开辟了很多条便捷的交通线,本文就其中几条重要交通线进行论述。

关键词 吐蕃;西域;交通

中图分类号: F512.9/K2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388(2011)03-0012-06

吐蕃在向东积极发展的同时,在其他方向也进行了开拓。吐蕃在西域进行开拓要比向东的发展晚一些,当然这种开拓仍然是以战争为前奏的。吐蕃与唐在西域展开激烈的角逐,大致这种争夺持续了一百年左右。吐蕃在西域与唐王朝的旷日持久的争夺,使得吐蕃通往西域的道路多了起来。

按照王小甫先生的论述,吐蕃通往西域的道路主要有三:

东道:出柴达木盆地西北,沿阿尔金山北麓到若羌绿洲。从若羌向西北去焉耆或向西去和田均需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

中道:有两条路线,一是穿越夹在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之间的阿克赛钦到达西域的道路;一是从青藏高原西北的拉达克向北翻越喀喇昆仑山山口、苏盖提山口,过赛图拉向西北直下塔里木盆地西南斜坡上的叶城,或者向北由桑珠达坂翻越昆仑山,再东去和田或西去叶城。

西道 主要是从勃律道、罽宾道到达西域。^{[1](P21-22)}

东道和中道主要是由于战争而开辟的,是吐蕃军事扩张的直接结果。吐蕃的军事力量进入西域主要是通过这两条道路。当然自从这两条道路

开通之后,文化以及经济交流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西道在特定的时期内主要是以宗教、经济以及文化交流为主的一条交通线,开辟最早。这条道路在早些时候主要是通向波斯以及大食等地的,同时也可以通往西域。

在吐蕃崛起之时青藏高原的中西部一带,主要的政权有女国、大羊同、小羊同等^①,这些政权处在吐蕃的西北部,它们对吐蕃通往西域的道路有极大的影响。《隋书》当中有一条有关女国的材料,其载:“女国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王。出鎗石、朱砂、麝香、牦牛、骏马、蜀马。尤多盐,恒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2](P1850)]吐蕃政权在建立之初,食盐非常紧缺,因此,统治者只有从别的政权或地区来获取食盐。由于吐蕃与女国在地理上的亲缘关系,故吐蕃向其西北部的女国获得食盐的可能性很大。萨迦派索南坚赞所著的《西藏王统记》言:“朗日在位时,自汉地引进医术与历算。征服甲(rgyal)和吐谷浑^②(gru gu)。自北方得盐。”^[3](P38,P41,P44)]。类似的记载也见于成书于 1538 年的《新红史》:“达日年斯之子囊日松赞,其时自北方获得食盐,从汉地得到历算及医药。”^[4](P13)]上述记载尽管多具传说,但是我们

[收稿日期]2010-12-02

[作者简介]田峰(1980-)男,甘肃会宁人,现为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典文献学。

可以推测,当时吐蕃并没有食盐,而是从遥远的北方的某个地方得到了食盐,这个地方很可能就是女国或者是女国北部的西域。这就是说在吐蕃的北面和吐蕃之间有一条运送食盐的道路。这条路是否就是学者们常说的“食盐之路”,这是值得商榷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中有一段就是“食盐之路”的一部分。

吐蕃是何时进入西域的?一直是令人困惑的问题,我们翻阅《册府元龟》,在龙朔三年(公元662年):“海政军回至疏勒之南,弓月又引吐蕃之众来拒官军。海政以师老,不敢战,遂以军资赂吐蕃约和而还。其后吐蕃盛言弥射不反,为直所诬,而海政不能审察,滥行诛戮。”^{[5](P5324)}这是从汉文史料所能得到的吐蕃进入西域的最早记录。在吐蕃进入西域之前,唐朝的势力范围已经达到了西域,按照森安孝夫的说法:“唐朝真正开始经营西域的时间与其说是在哈密设西伊州的贞观八年,倒不如说是在贞观八年到九年,为了争夺鄯善和且末地区,攻打吐谷浑时期开始的。”^{[6](P66)}这说明唐王朝在吐蕃入西域之前就开始了对西域的经略。吐蕃进入西域地区之后,西域的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最初以唐蕃对西域的争夺为焦点,但后来突厥、突骑施、大食、回鹘的进入打破了这种平衡,它们也加入了争夺西域的行列。在这个争夺过程中,交通的畅通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中道

这条道路是吐蕃进入西域的道路之一,在其他通往西域的道路不畅通的情况下,吐蕃往往选择这条道路进入西域。关于此道,王小甫先生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主要包括“后世对中道路线的记载”、“经由中道的交通状况”、“其他可行性分析”三个部分^{[1](P33-42)},所用资料翔实,且论证客观。

在论述中,王先生引用了11世纪波斯文作家尔迪其在哥疾宁王朝苏丹阿布德·阿尔·拉施德统治时期写成的《记述的装饰》,鉴于此条材料的重要性,笔者全文转引于此:

说到去吐蕃的道路,那是从和阗去 Al.shān(?)而且是顺着和阗的丛山走。山中有人居住,他们有成群的公牛、公羊和山羊;顺着这些山可到 Al.shān。向前走是一座桥,从山的这边搭向另一边,据说,桥是和阗人在古时修建的。山从这座桥一直绵延到吐蕃可汗的都城。走进这座山时,山上

的空气使人喘不过气来,因为没法呼吸,说话也变得困难了,许多人就因此丧命,吐蕃人把这座山叫“毒山”。

如果从疏勒去,那就要往右走,在两座山之间朝东走,过山即至占地40法尔萨赫(farsakh,1法尔萨赫=6.24公里。——引者)的 Ā dh.r 山区,这片地区半是丛山,半是平原(?)和墓地(?)。疏勒附近有许多村庄和无数的乡邑,从前这个地区曾属于吐蕃汗。从疏勒去 Sar.msābkath,再从那里去 Alīshūr,沿着荒原走到河边,河流是向 k.jā 城的。在这条河岸上,在荒原的边上坐落着 H m hān(或 H m hāb)村,那儿有吐蕃人。河水流向远方,过河必须乘船,过了河就到了吐蕃人的国家。^{[1](P34)}

王小甫先生认为,文中的“Al.shān”就是今天新藏公路的阿克赛钦湖,再往前走是和阗人所修的一座桥,通过这座桥就直接通向吐蕃。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此路的环境是相当糟糕的,甚至会使人致命,不知道吐蕃军队是如何快速进入西域的。在这条路上,阿克赛钦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此湖地处昆仑山南麓,南下可以通向吐蕃,西北方向可通向疏勒。这条路与今天的新藏公路有相当一部分是一致的。若我们从今天的噶尔算起,这条路的走向大体是这样的:噶尔—日松—拉日拉新—假桑玛—河岔口(阿克赛钦湖附近)—大红柳滩—麻扎—叶城—喀什(从叶城西去和田)。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吐蕃更多时候走这条路,可以肯定,正是由于吐蕃军队的进入才开辟了这条道路。

二、东道以及吐蕃在西域的统治

东道就是柴达木盆地的西北,然后到达若羌绿洲,大体上与今天的315国道的一部分相同。大约在5世纪末6世纪初,吐谷浑势力迅速向西发展,占据了青海的大部分地区,并且一直延伸到了丝绸之路南道上的要塞若羌和且末。据《梁书》记载,吐谷浑此时“冬至叠川,西至于阗,北接高昌,东北通泰岭,方千余里。”^{[7](P810)}可见,吐谷浑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政权。隋初,炀帝用裴矩的建议,积极经营西域,炀帝诱铁勒部击吐谷浑。而且他还在公元608年组织了以征服吐谷浑为目的的“西巡”,首次在吐谷浑设置河源、西海、鄯善、且末四郡。隋末,吐谷浑臣服于突厥。唐朝建立之初,对吐谷浑采取了强硬的态度,分别由李靖、侯君集分

南北两路击吐谷浑,从此吐谷浑开始走向衰落。唐朝也牢牢地控制了我们所说得东道。据森安孝夫考证:“早在公元635年唐朝已经控制了从吐谷浑通过柴达木盆地,直接出西域地区的罗布地区。”^{[6](P71)}

吐谷浑衰落之时亦是吐蕃在青藏高原向外扩展之时。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向唐朝求婚,帝未许,使者言于赞普:“初至,大国待我甚厚,许嫁公主。会吐谷浑入朝,又相离间,由是礼薄,遂不许嫁。”^{[5](P11495)}这件事迁怒了赞普,于是赞普联合羊同大举进攻吐谷浑,吐谷浑走至青海之阴。至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吐谷浑灭亡。汉藏史籍都记载了此事,《资治通鉴》记载:“吐谷浑之臣素和贵有罪,逃奔吐蕃,且言吐谷浑虚实,吐蕃发兵击吐谷浑,大破之,吐谷浑可汗曷钵与弘化公主帅数千帐弃国走依凉州,请徙凉州。”^{[8](P6335)}《册府元龟》:“龙朔中,吐蕃钦陵与吐谷浑不和,递相表奏,各论曲直。国家依违,未为与夺。吐蕃怨怒,遂判,以兵临吐谷浑。告急,高宗令薛仁贵、郭待封等率众十余万伐之。军之大非川为钦陵所败,遂灭吐谷浑。”^{[5](P11687)}“吐谷浑自晋永嘉之末,始西渡洮水,建立政权于群羌之故地,至龙朔三年为吐蕃所灭,凡三百五十年。”^{[9](P5301)}可见,吐蕃灭吐谷浑在公元663年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再翻阅《编年史》,羊年(公元659年)、猴年(公元660年)、鸡年(公元661年)、猪年(公元663年)、鼠年(公元664年)、牛年(公元665年)都有“大论东赞驻吐谷浑”条,由于公元663年大论患“瘰癧病”,而返回吐蕃。唐朝在公元670年试图夺回大非川一带,但未能如愿以偿。《编年史》马年(公元670年)“赞普驻沃塘。于吉玛阔(大非川)击毙众多唐人。一年。”^{[10](P41)}正好证明了这一点。曾经辉煌一时的吐谷浑王朝从此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代之统治青海的是吐蕃人。

吐谷浑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位置,已经被大量的出土文物所证明。在西宁出土的许多萨珊王朝时期的银币以及在湟水流域出土的大量新石器时代的遗物,都充分证明这条道路在历史上的繁荣程度。吐蕃控制青海西部之后,又多了一道通往西域的道路。从柴达木盆地西出,就可以直接到达西域重镇若羌,但值得注意的是吐蕃占领吐谷浑后并没有很快打通这条道路,这条道路在很多时间里应当是属于唐朝的势力范围,并且唐朝支持之下的粟特人对吐蕃的进攻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吐蕃《编年史》马年(公元694年)“……噶尔·达古为粟特人所擒。”^{[10](P44)}由此看来,吐蕃曾多次试图

开通这条道路,都遭到了失败。吐蕃开通这条路到底是何时呢?王小甫先生言:“吐蕃打通进入西域的道路应是720年的事”,^{[1](P166)}他根据《编年史》猴年(公元720年)的一条材料分析,在这一年吐蕃攻陷了一个叫做“sog song”的地方,黄布凡、马德两先生解释这个地方为青海南部与川西交界处的“索格藏”^{[10](P109)}(王尧、陈践先生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对此地未做解释),而王小甫先生参考白桂思先生的意见认为此地应当是“粟特”,他进一步根据《寿昌县地境》与《沙伊州地志》,并且结合《编年史》把这个地方定为“粟特”,笔者以为王小甫先生的意见是可以参考的。总之,这条道路是吐蕃入驻西域的一条很重要的通道。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我们不能判断吐蕃占据这条道路多少年。但从若羌这个地方的几度易主来看,吐蕃对这条道路的控制总体上对吐蕃来说是失败的。

汉文文献和藏文文献大量记载了吐蕃进入西域之后西域的政治形势。在安史之乱之前,吐蕃虽然竭尽全力与唐在西域周旋,但优势更多的时候是在唐朝这边的。唐蕃对西域的争夺不惜一切代价,尤其是在起初的几十年,安西四镇几度易主:公元670年吐蕃攻克四镇;公元676年四镇复归于唐;公元677年四镇又被吐蕃攻破;公元679年唐又复四镇;公元687年吐蕃又克之;公元692年唐又收回四镇。足见这一时期唐与吐蕃在安西四镇上的激烈角逐,而且在这个争夺过程中,吐蕃利用多种手段联合北方的突厥以对付唐王朝。这些在《资治通鉴》、《册府元龟》、新旧《唐书》中都有记载。到公元692年后,特别是公元750年左右,唐在西域的争夺当中取得了绝对的优势,《资治通鉴》称:“是时中国声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阊阖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8](P6918)}吐蕃《编年史》记载,猪年(公元747年)“……唐有哨兵出现于郭域(俱位),灭小勃律于郭域”^{[10](P54)}。“郭域”是西域的一个地方,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唐朝在西域的势力极有可能已达到了鼎盛。

整个西域的形势在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后风云突变。河陇、西域之地多数时候控制在吐蕃的手中,唐朝只在少数几个地区苦苦支撑其统治,除了联合北面的回鹘人与吐蕃对抗,唐朝基本没有更好的办法与吐蕃抗衡。《资治通鉴》载:“建中二年,北庭、安西自吐蕃陷河、陇,隔绝不通,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四镇留后郭昕帅将士闭境据守,数遣

使奉表,皆不达,声闻绝者十余年,至是遣使问道历诸胡自回鹘中来,上嘉之。”^{[8](P7303)}《册府元龟》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袁光庭为伊州刺史。禄山之乱,西北边戎兵入赴难,河陇郡邑皆为吐蕃拔。”^{[5](P1681)}公元755年以后,唐朝从此时开始衰落,统治者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了朝内的事情上,而唐朝与吐蕃也开始主要在兰、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周旋。吐蕃占领河西之后,切断了唐对整个西域的军事补给,唐朝被迫将策略转向联合回鹘以制吐蕃。但是从以上两则材料以及河西的形势来看,有时候连使者的通行都显得举步维艰。

到了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张义潮组织的民族联军趁吐蕃内廷纷争,才恢复了唐朝在瓜、沙、伊、肃等州的统治。公元866年吐蕃在军事上的一次重大失利,最终导致吐蕃也退出了西域。《资治通鉴》记载了这件事:“冬,十月,拓跋怀光以五百骑入廓州,生擒论恐热,先刖其足,数而斩之,传首京师。其部众东奔秦州,尚延心邀击,破之,悉奏迁于岭南。吐蕃自是衰绝,乞离胡君臣不知所终。”^{[8](P8115)}《册府元龟》:“懿宗咸通七年十月,沙洲张议潮奏:‘差回鹘首领仆固俊与吐蕃大将尚恐热交战,大败蕃寇,斩尚恐热,传首京师。’”^{[5](P1436)}尚恐热这位吐蕃重要将领的被擒使吐蕃的军事势力大大减弱,最终致使其在河西、西域的统治瓦解。这当然与吐蕃内部的形势关系极大,公元849年吐蕃王室云丹与沃松争夺王位,导致吐蕃内部的势力分裂成为两派,他们各据一方。此时,吐蕃内部的主要矛盾也在公元869年爆发——这就是藏族历史上被称作“邦金洛”(vbngs gyen log)的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强盛二百余年的吐蕃王朝土崩瓦解。

吐蕃在西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他们在西域留下了很多历史的遗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初在新疆的许多地方发现了很多简牍,藏学家王尧先生的《吐蕃简牍综录》收录了大多数目前能够见到的吐蕃统治西域时期的简牍。这些简牍的内容主要包括政治、经济、部落、军事、氏族等各个方面,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在其中也能发现一些与交通相关的资料。现据这些简牍来看,在吐蕃统治西域时期,在交通方面主要采取的是驿传制度。关于吐蕃的驿传制度,《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其举兵,以七寸金箭为契。百里一驿,有急兵,驿人臆前加银鹞,甚急,鹞益多,告寇举烽。”^{[11](P6072)}大概吐蕃当时在西域也采取了这种方式,笔者依据《吐蕃

简牍综录》把涉及驿站方面的简牍列取如下^③:

(A) 扎热领受“信使”田一突。(第29页)

(B) 快。(第45页。笔者按:按照王尧先生的解释,这个“快”字应当是吐蕃驿使所送信函的封面。是火急之件,意思是不得阻拦,或优先供应马匹)

(C) 毕当及多赞森木抱于兔年夏季六月二十二日从和阗往鄯善城驿站驿传:增加斥候之木牒急速递送,抓紧时间,不得有误(时间住宿有定),如耽误或不送,将从严处罚。(第48页)

(D) 作萨众驿吏,应去各自讯地。近来,有些地方,有情况,望勿懈惰,每日不忘查看驻地,马嘶和敌人踪迹……抓紧夜间巡逻,来敌……(第48页)

(E) 悉诺谢之驿吏,向大兄赞巴也报告,于阗山一名坐哨于十一日夜逃跑。哨口空阗,无人防守。(第48页)

(F) 虾蟆山四个斥候一个驿站,龙年夏季五月初六日派出斥候之木牒。(第49页)

(G) 所发口粮吃到引穷(地名)。我写木牒信件,江朗孜以上之斥候速往鄯善递送。桑倭尔驿站长官年几年胡。(第49页)

(H) 火速分驿站传送塘报,按顺序先后,不要错乱,若仍送不完,另派他人接替。(第50页)

(I) 塘报驿传之背子,约有满满十七背。(第50页)

(J) 从甲玛往悉那都交付之塘报驿传大小木牒,交于住在悉诺都之驿吏。(第50页)

(K) (驿站长官)驿吏系悉诺雪部落之孜宇容玛,寮属为下郭仓部落……之尼道固北方官宁部落之松西晓,君育悉诺雪部落之慕容卡尔。(第58页)

(L) 北方管丁部落……期扎驿吏则玛杂。(第58页)

(M) 贪通向甲壠以上及突厥君门一下之驿吏悉诺等禀报:请继续担任甲吾地方之驿吏。(第59页)

(N) 从和阗驿站出发给鄯善岸本书信:一天一夜要行五个驿站,此木牒迅速紧急送往事齐巴。木牒不能按时到达或有失误,依法惩办,从和阗……日……(第59页)

(O) 在新巴尔本……此侧……增设一所驿站……颁令于部落。(第59页)

(P) 鲁则泉之驿吏藏白梅,炊事人庐白布。(第

60 页)

(Q) 大夏和玉慕两驿站,在巴尔本(地名)……(第 61 页)

(R) ……卓安之属民阔洛……在胡阿小堡,四吐蕃人驻……一驿站……驿吏在巴尔孜斯。(第 66 页)

(S) 骑马送信人引木噶报告。(第 66 页)

(T) ……以后我向官长……,……贵体安泰否……,……打发书信和使者……论悉诺热和论……(第 67 页)

(U) (派)两名送信伙伴(来)。(第 70 页)

由以上这些珍贵的简牍资料,我们知道在吐蕃统治西域之时,西域形成了庞大的网状交通系统,而且这种交通制度是相当严密的。从所送东西来看有快慢之分,对于延误军情或有违制度者要进行严厉的惩罚。从我们所列的(N)条看,一天一夜要行五个驿站,驿吏基本上是马不停蹄地在赶,每到一个驿站是换马不换人。至于在这些驿站上传送的东西,大多数是官方的文件,其中包括很多紧急文件。本来这些驿站建立之初是仅供传送军情的,一般情况下,驿站所选道路都是交通方便而且路途相对较短的,由于驿站有这些先天优势,因此,最初被用作军情传递的驿站也成了非官方的主要通道,商业、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也不断得到发展。因而驿站对交通的开辟有着重要的意义——最初的功用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吐蕃在西域编织出如此发达的交通网,在军事紧张时期,军队的调集、情报的传送、辎重的运送等都是通过驿站来完成的,这也就不难理解兴起于雅砻谷地的吐蕃王朝自从入主西域之后总是令唐人猝不及防,这与驿站制度的完善是分不开的。在军事缓和时期,驿站又开始有了新的内容,商品买卖、宗教传播、文化传承在这些地方发达了起来。今天,我们仍然能够在西域发现很多吐蕃文化的特质,这与驿站制度的健全是分不开的,我们所罗列的这些简牍都是驿站制度完善的表现。

三、总结

综上所述,在吐蕃东北和西北方向主要有两条道路,西北方向就是王小甫先生所说的“中道”。中道有两条路线:一是穿越夹在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之间的阿克赛钦,再到达西域。另一条是在今西藏西北的拉达克向北翻越喀喇昆仑山山口、苏

盖提山口,过赛图拉向西北直下塔里木盆地西南斜坡上的叶城;或者直接向北由桑珠达坂翻越昆仑山,再东去和田或西去叶城。我们重新考察过拉达克进西域的这条道路,其路线是从藏西北过拉达克,再过喀喇昆仑山口,沿羌河到达麻扎,逐渐与通过阿克赛钦去西域的那条道路相合。此道虽然海拔很高,但地势相对平缓,在其他道路不通的情况下,这条道路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或者说这条道路和其他道路一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着不同的作用。但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我们并不能具体地知道吐蕃人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时间走过这条道路,希望以后能发现新的文献资料,以补充论述此道的情况。

西域以及整个藏北的交通条件是异常的恶劣,我们很难想象吐蕃人是怎样越过高山大川而到达几千公里之外的西域的。历史已经说明了一切,吐蕃铁骑确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超越了这种障碍。尽管吐蕃人频繁地出入西域,可他们在开拓这些交通路线的时候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毕竟绵延不断的大山不是那么轻易能过去的,而且这些道路的海拔都异常的高,至于瘴气、缺乏氧气这都已经成了稀松平常的事了。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低估那个金戈铁马的时代。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见证了一个民族的开拓历程,它使我们不再怀疑。

[注 释]

①对这几个政权的记录,汉文文献屡见不鲜,特别是有关女国的记载。记载女国的书主要有《西域图记》(已佚)、《隋书》、《北史》、《大唐西域记》、《释迦方志》、《往五天竺国传》、《通典》、《唐会要》、《新唐书》、《旧唐书》、《太平寰宇记》、《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各书矛盾颇多,因而对女国地望的比勘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这也就使得女国成为学术界久而未决的公案。目前,学术界比较流行的说法有以日本人山口瑞凤为代表的“迁徙”说(《东女国与白兰》,《东洋学报》54/3,1-56),国内以任乃强先生为代表(《隋唐之女国》,《康藏研究月刊》,第6期,1947年)。记载大小羊同的书也很多,主要有《通典》、《唐会要》、《往五天竺国传》、《太平寰宇记》、《释迦方志》、《册府元龟》等,对于大小羊同的地望的比勘,也颇多杂说,现不一一列举。值得注意的是霍巍先生在《民族研究》上发表了《从新出土的碑铭论“羊同”与“女国”之地望》(1996年第1期)一文,他根据王玄策出使印度时勒石在今西藏吉隆的《大唐天竺使出铭》将大羊同的地望比定在今西藏西部、藏北高原以及后藏日喀则地区的北部的一部分,小羊同比定在西藏中部偏西处,女国在西藏中部偏南。霍先生的这一比定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对它们位置的确定,不仅使我们可以明了整个青藏高原 7 世纪前后的政治形势,而且对我们认识整个青藏高原的交通也有相当的意义。

②刘立千先生将“gru gu”译为“吐谷浑”显然是错误的。“吐谷浑”在敦煌藏文历史文书中作“va zha”,出现了十多次,这已成为定论。“gru gu”应当指突厥,在敦煌藏文文书中作“dru gu”,也出现了十多次,其实藏文的“gru”与“dru”是可以互换的,所以“gru gu”与“dru gu”应当指的是同一个地方“突厥”。黄布凡、马德在“dru gu”条下这样注释:“古代民族名。古突厥语称 Turk(冯承均《西域地名》)。公元 582 年以后分裂为东西突厥。编年史里的突厥一般指西突厥,西突厥地当今新疆和中亚大部分地区,处于中亚交通要道上,公元 569 年,因攻扰唐边境,为唐所破,于其地置府州。有时指回鹘,在 P.t1263‘藏汉对照词表’中, dru 即对译为‘回鹘’”(见于《敦煌藏文吐蕃文献译注》,第 87 页)

③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文物出版社,1986 年版。这些简牍大部分出于新疆南部罗布泊南岸的米兰古城遗址中,还有一部分出自于阗以北的慕士塔克地区。文中所列部分,对吐蕃在西域所实行的驿传制度均有涉及,多少可以反映出吐蕃在西域交通的完善程度,诸条页码均加在文中。

[参考文献]

[1]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1992.

[2][唐]魏征等.隋书(卷 83)西域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

[3]索南坚赞著,刘立千译注.西藏王统记[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4]班钦索南查巴著,黄颢译.新红史[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

[5][北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

[6][日]森安孝夫著,劳江译.吐蕃在中亚的活动[A].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 2 辑[C].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7][唐]姚思廉等.梁书(卷 54)西北诸戎[M].北京:中华书局,1973.

[8][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76.

[9][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 198)西戎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0]黄布凡,马德译注.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

[11][北宋]欧阳修.新唐书(卷 216)吐蕃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责任编辑 顾祖成]

[校对 梁成秀]

(上接 7 页)

[9]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2)雍正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岳钟琪奏[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10]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2)雍正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岳钟琪奏[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11]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2)雍正五年(1727 年)八月三十日,马腊等奏[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12]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2)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一日鄂尔泰奏[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13]《清世宗实录》雍正五年九月庚申(七日)条.

[14]《清世宗实录》雍正五年七月癸酉十九日(1727 年 9 月 4 日)条.

[1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朱批奏折·民族事务类 4 全宗 1293 号卷 10 号.

[16]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2)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727 年 1 月 23 日)鄂尔泰奏[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17]《清世宗实录》卷七五,雍正六年十一月己巳(二十三日)查郎阿等复奏.

[18]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2)雍正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周瑛奏[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19]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2)644 项,雍正六年三月十九日查郎阿奏、第 648 项雍正六年六月三十日岳钟琪奏[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20]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2)628 项,雍正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岳钟琪奏[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21] 张羽新编著.清朝治藏典章研究(《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十三册)[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

[22] 牙含章.班禅额尔德尼传[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

[23]《清世宗实录》雍正二年正月甲申条.

[24]《雍正朝起居注》四年十月初二日条.

[25] 魏源:《圣武记》卷五《国朝抚绥西藏记》上.

[26]《掌故丛编》第四辑《鄂尔泰奏折》.

[27]《清世宗实录》卷 145.

[28]《清世宗实录》雍正七年正月丁丑条.

[责任编辑 顾祖成]

[校对 梁成秀]

Yongzheng's Administrative Strategies toward Tibet and its Origin, Effect and Inspiration

Feng Zhi

(School of History Studies, China Tibetology Research Center,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Yongzheng's reign happened the Galoins' internal clashes and the wars in the Central Tibet which threatens severely the security of border areas and the Central Tibet. However, they also provide a favorable opportunity for Qing to consolidate its rule in Tibet. Based on the strategies of flexibility, all-around planning and severe punishment, the administrative policies of Yongzheng Emperor, which are unprecedented in the history, have a far-reaching effect and establish a new milestone for Qing's rule of Tibet. By enumerating the accomplishments of Yongzheng's rule of Tibet, this paper highlights the origin, effect and the historical inspiration of these administrative strategies.

Key Words: Yongzheng; administrative strategies toward Tibet; prepa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effect

The Administrative Setting in Anduo Concentrated Area of Nationalities: its Changes and Causes

Gao Xiaobo

(Pingxiang College, Pingxiang, Jiangxi, 337000;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Abstract: Anduo Concentrated Area of Nationalities is populated mainly by Tibetans. Adjoining Tibet on the Southwest, it has a strategic part for the Central Court of Qing to control the Northwest minorities and placate Tibet and Xinjiang. The important geographic position of Anduo Concentrated Area of Nationalities does complicate its administrative setting, but regular patterns can still be sorted out. No matter how the setting changes, the stability in ethnic areas remains to be the major cause for the adjustment.

Key Words: Qing Dynasty; Anduo Concentrated Area of Nationalities; administrative setting

Tubo's Expansion to the West

Tian Feng

(School of Humanities, Yili Normal University, Yining, Xinjiang, 835000)

Abstract: After unifying Qinghai-Tibet Plateau, Tubo continues to expand eastward and northward. To the North, its major challenge comes from the attempt of Tang to control the Western Regions. After An Lushan Rebellion, Tubo seizes the superiority in the scramble, cutting off Tang's transportation line to the Western Region. Since 791 AD, the Southeast of the Western Region has been dominated by Tubo for one hundred years. In order to seize the superiority in the Western Region and maintain its dominance in this area, Tubo opens up several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lines and a few of them are studie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Tubo; the Western Region; transportation